

# 六史要覽

捐

第 二百 十五 函

5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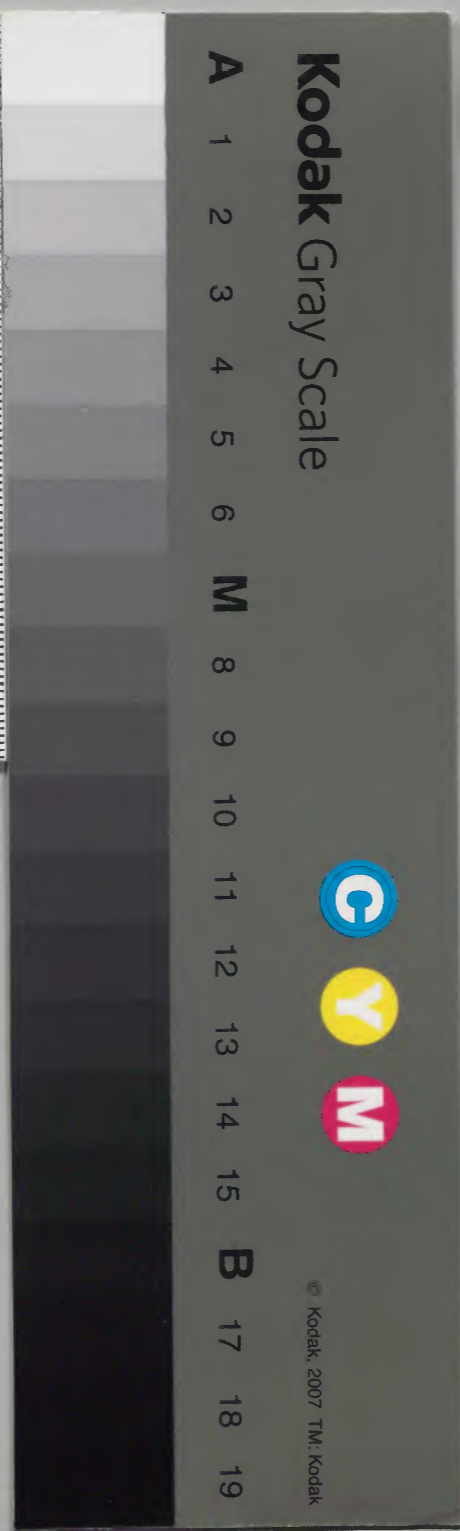
庫 文 閣 內			
五	三		和
函	二	八	書
二	五	九	
〇		二	類
架	冊	號	

書 和
三 六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和	32892
冊 數		5 ( 1 )
函 號	158	528

158-528

共 五



Faint, illegible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六史要覽序

我國開闢之辰神世二六之統雖如顛焉

不能論功至聽其神人授受說昭昭乎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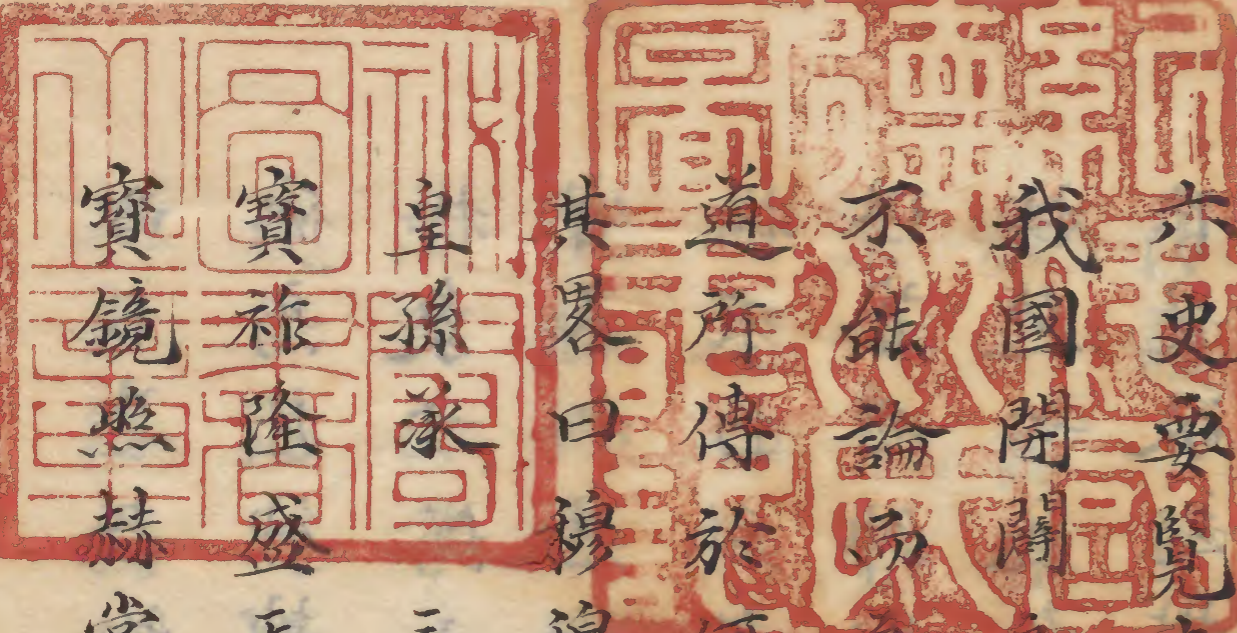
道所傳於何不足矣謹採載籍著者茲叙

其畧曰穆穆昊天立君撫下

皇孫承三器而正統炳焉

寶祚隆盛天壤無窮有旨哉有旨哉

寶鏡照赫當猶視吾祐護深愛仰慕至孝



曲玉是吾物即千古一日君道之明覆載  
德高月神輔弼具大臣體素尊裁成全鎮  
撫象寸斷大蛇割得神鈕不敢以私奉之  
守天相見伯妣專基日嗣至誠至忠十  
握不朽三女降道中奉助且祭者赤心所  
以著明神祇所以本體是也陳誠被瓊踏  
杜避世氣象脫然無累者歟待君八衢人  
臣畏敬起樹神籬鎮護天統敬持斯道

防護 皇宮即天地日月萬姓萬物之中  
極也其所以掌大諄辭者祭政之要領棟  
梁之專務也海神盡誠者即神籬之術皆  
臣道之極忠誠徹底子之不順有高皇之  
教聽勅避速有事代之義教養之道明  
忠臣出孝子神也自然萬代丁法左旋右  
旋陰陽之性唱和會元行化之始所以愛  
之者淳樞至情也造八重牆反復詠歌所

以存造端之敬也見羨人者正其氏族請  
垂問父不私許嫁配耦一定子胤不紊是  
謂夫婦之道也至長幼朋友者有閑降味  
耜而存矣是所謂柔壽之道而所共固有  
非學問則無窮其全是故素尊流離顛沛  
之頃遭艱辛勞苦精鍊荒金磨勵日新養  
德性變氣質至乎聖敬之域者即吾道之  
歸宿而學問之至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者於是可議焉夫衣食用不足則不可謂  
之國又不可謂之治雖本其有之始善起  
農桑保食神也乎織奉先親嘗報神  
大神聖也是即天下之本安民之要矣顯  
靈治政幽冥敬神為善者君賞神祐為惡  
者皇誅鬼罰顯幽豈有二教忠賢當路則  
太平之化可致焉生死之道固莫非天生  
榮死哀人情之常哀慕污穢之極息至于

平坂而無一念之顧慮者所以諾尊之聖也本心之靈互相感清明未格生死斷決其如果登天寂然留少宮者受天而盡性盡性而終命即始終本體也蓋道者有順無強宇宙一理萬古一心雖如神世不能論其教深切著明如此則不做異域之訓而斯道是足焉我古人之忠君孝親其誠心即誠此之由則豈俟彼羨里之忠虞

氏之孝而後善之乎夫六籍者天勅正史而兼載道者也自盤余聖代千五百年開明主良臣且暮於手披之處忠孝貞節傲頌於日閱之間其政化所施教神祥異諫誠之道粲然可觀博學經傳耀才文藻法律醫卜書樂射馬僂至伎藝勉強篤專可傳名永世者其人亦不鮮矣方今昭代文明之化經生仰儒盛業都鄙翺翔

藝苑蟬嫣翰林振振然遊公卿大夫之間  
榮取道濂洛動說性理其所教授不過堯  
舜生聖湯武放伐至稱記誦文辭者必無  
不相如揚雄聞允天寶惟我  
天君一統萬世不易位之與今日賣履明  
日踐祚者豈同日論哉人民明其族繼太  
古神胤各從其政家傳其業而入學講讀  
則無不據彼遺策者欲博覽其文潤澤我  
國也然各國各自有道而存則專取彼而  
遷捨此嗚呼又何心哉與遠賢彼賢想而  
省之也寧近賢此賢鑒而範之若外視萬  
世父母之邦而無蔑百王憲令之著者神  
明之所惡而非吾人之鬼也韓內侍曰願  
擇我古忠臣孝子而圖象之壁間則忠孝  
之人當勸焉信哉斯言也今之所緝錄蓋  
基于茲原散位而不執掌王事上日餘聞

常屬多暇但病後無古史家之百家有志  
歷觀鬱鬱未得其寬乎以來 聖風尚猶  
古俊才雅量徒亦不為不多然載之稗編  
小說而不雜妄誕則或近奇談是故今特  
撮六正史所載 詔勅符策文表奏序傳  
語擇言語行事最可鑑者謹以謄錄七篇  
三卷名曰六史要覽原竊恐夫讀史者雖  
強記而時或倦忽其次覽則嘉言可稱善  
行可觀類次分篇亦其一助歟人不以為  
僭妄事矣庶幾得以仰典教於千載而耀  
古人於後覺也云爾

正三位藤原量原謹識



卷第一

藝範第一

卷第二

聖業第二

敬神第三

治道第四

政迹第五

諫誡第六

卷第三

學藝第七

成道卷四

世修卷三

聖業卷二

卷二

卷一

卷一

六史要覽卷第一

藝範第一

○般石余彥天皇曰恭臨寶位以鎮元元上

則答乾靈授國之德下則弘皇孫養正之

心日本書紀下同

○天萬豐日天皇曰原夫天地陰陽不使

四時相亂惟此天地生子萬物萬物之附

人是最靈最靈之間聖為人主是以聖主

天皇則天御寓思人獲所暫不廢曾

○高紹天皇曰以天為大則之者聖人以

民為心育之者仁后續日本紀

○又曰高御座天之曰嗣座波非者一人

之私座

○豐國成姫天皇曰閑母成波近江大津

宮御宇大倭根子天皇乃與天地共長與

日月共遠不改常典止立賜比敷賜霸留

法乎受被賜坐而行賜

○高紹天皇曰天長地久帝者代襲物天

下物非一人用

○豐櫻彥天皇曰聖人大寶曰位罔茲嚮

童明以聽民風

○高瑞淨足姫天皇曰乾坤持施盡載之

德以深皇玉至公亭毒之仁斯廣然則居

南面者必代天而闢化儀北辰者亦順時

以涵育

○ 嗟哉天皇曰受上天之命者其道貴於

愛民處皇王之位者其功先於濟物日本後紀

同下

○ 天高壤彌遠天皇曰天地造物覆燾之

德以弘帝王濟世邇隱之仁斯深

○ 深草天皇曰哲后撫運寔約已而臨人

明王會昌必推心而濟物續日本後紀下同

○ 又曰上玄無私運神功而下濟至人忘

已推聖德而敷仁

○ 田邑天皇曰相上帝者君也君道得則

天賜純嘏文德天皇實錄下並口

○ 又曰皇王至公代神工而布德

○ 公卿上啓曰竊以万物不能自化資大

匠以陶鈞億兆不能自治賴元首之司牧

○ 天萬豐日天皇盟告曰天覆地載帝道

唯一而末代澆薄君臣失序皇天假手於  
我誅殄暴逆令共瀝心血而自今以後君  
無二政臣無貳朝若貳此盟天定地妖鬼  
誅人伐敵如日月也日本書紀  
○攝政右大臣藤原朝臣基經曰導君後  
天者人臣也三代實錄  
○公卿奏曰君唱臣隨上行下化古今一

○山背大兄王曰羣卿者從來如巖茅取  
中事而奏請人等也日本書紀  
○百官上表曰實存志於天下永無私於  
一己續日本書紀下門  
○淡路帝曰夫臣下等云物波君仁隨天  
淨久貞仁朋心字以天君乎助護對天方  
無禮歧面擊利無久後仁婆謗言無久新  
偽利論曲流心無之天奉侍倍歧

○河内守和氣朝臣真綱等曰營公獻丁

謂之至志日本後紀

○水尾天皇曰忠臣不失至心三代實錄下

○權大綱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朝臣氏

宗曰甲曹未必忠信忠信自為甲曹

○五六位上多治比真人家主曰芳餌之

未必繫深淵之魚重祿之下必致忠節之

臣續日本紀

○右大臣藤原朝臣氏宗曰德未為人所

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人所

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三代實錄

○右大臣清原真人夏野曰守分有地益

之則損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日本後紀

○太政大臣藤原朝臣良房曰尸素者天

奪其鑿充盈者鬼瞰其家三代實錄下

○左大臣源朝臣融曰榮枯者天之化也

與奪者君之令也

○豐國成姬天皇曰忠淨守臣子之業遂

受榮貴貪濁失臣子之道必被罪辱是天

地之恒理君臣之明鏡各守所職勿有怠

緩續日  
本紀

○大綱言安倍朝臣安仁曰凡人情得足

苦於放縱苟或過量何能保全故再實之

本必傷其根重載之輪先覆其駕文德天皇  
實錄

下並

○左大臣源朝臣信曰人性不及者聖賢

未必相強器任非分者庸愚猶知弗克

○右大臣藤原朝臣良相曰安官貪祿謂

之具臣讓賜辭榮名之真正釜滿則人概

之人滿則天概之懷寵耽祿往哲誠其危

亡挹盈居沖先賢訓其止足

○又曰四時之序功畢即遷而耀之明未

恒其盛惟云在賢智之人而持滿難久何  
况於斗筭之器位重年深字三代實錄下口  
○大納言南淵朝臣年名曰臣聞年滿教  
仕人臣之禮也氣衰發病人生之冷也自  
謂茅土封高皇天降譴於蔭爵康衢漏盡  
冥鑒結罪於夜行臣八百戶之恩死而不  
朽臣七十之壽生以幾時伏願賜臣放歸  
優臣告老

○深草天皇曰厚恩乎蒙人彼必敬倍矣

理利有

續日本後紀下口

○嵯峨天皇曰忠臣孝子善述君父之志

○水尾天皇曰孝子善述父志

三代實錄

○時人曰父是天也

日本書紀

○參議大江朝臣音人曰父者子之天也

三代實錄

○春日皇女曰飛天之鳥為愛養兒樹巔



作巢其愛深矣伏地之虫為護衛子土中

作窟其護厚焉乃至於人豈得無慮日本書紀

○高祖天皇曰古人有言知子者親仁孝

者百行之基續日本紀

○河內守和氣朝臣真綱等曰父構子紹

謂之大孝日本後紀

○水尾天皇曰至孝安親三代實錄

○皇統彌照天皇曰尅己勞心志在孝敬

續日本紀

○天高壤彌遠天皇曰人子之道遵教為

先奉以行之不得違失日本後紀

○淡路帝曰子尊其考禮家所稱策書鴻

名古人所貴續日本紀

○紫微內祖藤原朝臣仲麻呂等曰思孝

無窮承家之大業

○高野天皇曰子無順父終亡家業亦虧

孝道

○又曰孝子思親終身罔極言編竹帛于古不刊又居表之禮臣子猶一天下之民誰不行孝

○文孳生中臣栗原連年足曰夫孝者發於深理本能至性行之在己外無因物之勞體之由心內有物情之逸萬物雖殊以道為宗百行雖異以孝為大施之國則主

奉用之於家則親安既可以行於一人又可以移於四海聖人之德無加于孝人子之德無加于孝人子之道可不欽哉是以子帝百王慎終追遠前賢往哲事死如生春雨既濡方切怵惕之思秋露爰降轉增悽愴之心然則事豈合哉其來尚矣  
○笄媛曰夫婦之道古今達則也  
○太政官符曰男女有別禮典彝倫

日本後紀

日本後紀

○史語曰脩教于内

日本書紀下

○御問城入彥天皇曰今知長幼之次第

○豐櫻彥天皇曰舅甥之列長幼之序擬

申於省

續日本紀

○磐余彥天皇至速岐之門時有一漁人

問曰沙誰也對曰臣名珍彥釣魚於曲浦

聞天皇子來故即奉迎又問之曰汝能為

我導耶對曰導之矣天皇勅授漁人推櫓

未令執而牽納於皇舟以為海導者又至

荒坂津皇軍不振時彼處有人號曰熊野

高倉下忽夜夢天照大神謂武甕槌雷神曰

夫葦原中國猶闔喧擾之鄉焉宜汝更往

而征之武甕槌雷神對曰雖予不行而下予

平國之劍則國將白乎矣天照大神曰諾

時武甕槌雷神登謂高倉下曰予劍名曰薙

靈今當置汝庫裏宜取而獻之天孫高倉

下曰唯唯而寤之明且依夢中教開庫視  
之果有落劍倒立庫底板即取以進之又  
大伴氏之遠祖日臣余忠而且勇加能有  
道之功是以勅改名為道臣又饒速日余  
見長髓彥稟性悞很不可教以天人之際  
乃殺之帥其衆而歸喚焉天皇素聞饒速  
日余是自天降者而今果立忠効則褒而  
寵之

日本書紀  
下並口

○思代別天皇持斧鉞以授日本武尊曰  
朕聞其東夷也識性暴強凌犯為宗往古  
以來未深王化今朕察汝為人也身體長  
大容姿端正力能扛鼎猛如雷電所向無  
前所攻必勝即知之形則我子實則神人  
是實天憇朕不穀且國不子今經綸天業  
不統宗廟乎亦是天下則汝天下也是位  
則汝位也願深謀遠慮探茲伺變示之以

威懷之以德不煩兵甲自今臣順即巧言  
調暴神振武以攘姦鬼於是日本武尊乃  
受斧鉞以再拜奏之曰掌西征之年賴皇  
靈之威提三尺劔擊熊襲國未經決辰賊  
首伏罪今亦賴神祇之靈借天皇之威往  
臨其境示以德教猶有不服即舉兵擊乃  
重再拜之枉道拜伊勢神宮仍辭于倭姬  
命曰今被天皇之命而東征將誅諸叛者

故辭之於是倭姬命取草薙劔授日本武  
尊曰慎之莫怠也

○足仲彥天皇幸筑紫時岡縣主祖熊蹯  
聞天皇車駕豫拔取五百枝賢木以立九  
尋船之舳而上枝掛白銅鏡中枝掛十握  
劔下枝掛八尺瓊參迎于周芳沙磨之浦  
而獻魚鹽地有明心以參來又伊觀縣主  
祖五十迹手聞天皇之行拔取五百枝賢

木至于舩之舳艫上枝掛八尺瓊中枝掛  
白銅鏡下枝掛十握釵因以奏言臣敢所  
以獻是物者天皇如八尺瓊之句以曲妙  
御宇且如白銅鏡以分明看行山川海原  
乃提是十握釵乎天下矣天皇即羨五十  
迹乎曰伊蘇志

○氣長足姬尊幼而聰明睿智容貌壯麗  
父氣長宿禰王異焉足姬尊詣檀日浦解

髮臨海曰吾被神祇之教賴皇祖之靈淳  
涉滄海躬欲西征是以今願濮海水若有  
驗者髮自今為西即入海洗之髮自今也  
便結分髮而為髻因以謂羣臣曰夫興師  
動衆國之大事安危成敗必在於斯今有  
所征伐以事付羣臣若事不成者罪有於  
羣臣是甚傷焉吾婦女之加以不肖然整  
假男貌強起雄畧上蒙神祇之靈下以精羣

臣之助振兵申而度險浪整艦舩以求賊  
土苦事就者羣臣共有功事不就者其獨  
有罪既有此意其共議之羣臣皆曰皇后  
為天下計所以安宗廟社稷且眾不及于  
臣頓首奉詔

○忍代別天皇招羣卿而宴數日矣時皇  
子稚足彥尊武內宿禰不參赴于宴庭天  
皇召之問其故因以奏之曰其宴樂之日

羣卿百寮必情在戲遊不存國家若有狂  
生而伺牆閣之隙乎故侍門下備非常時  
天皇謂之曰灼然別異寵之

○譽曰天皇遣武內宿禰於筑紫以監察  
百姓時武內宿禰弟井美內宿禰廢兄即  
讒言于天皇武內宿禰歎之曰吾無貳心  
以忠事君今何禍矣無罪而死耶有壹政  
直祖真根子者便詰武內宿禰曰今大臣

以忠事君既無黑心天下共知願密避之  
參赴于朝親鞫無罪而後死不晚也竊避  
筑紫僅得逮朝乃鞫無罪

○從三位葛城王曰輕畀原大宮御宇天  
皇曾孫建內宿禰盡事君之忠致人臣之

節續日  
本紀

○大織冠藤原內大臣鎌足意氣高逸容  
止難犯為人忠正有匡濟心乃憤蘓我臣

入鹿失君臣長幼之序挾關闕社稷之權  
歷試接王宗之宇而求可立功名哲士便  
附心於宇大兄皇子疏然未獲展其幽抱  
偶預中大兄皇子於法興寺觀樹之下亦  
趨之侶而候皮鞋隨匏脫落取置掌中亦  
跪恭奉中大兄皇子對跪敬執自茲相善  
俱述所懷既無所匿後恐他嫌頻接而俱  
手把黃卷自學周孔之教於南澗先生所



遂於路上往還之間並肩潛圖無不相協  
重日足姬天皇御大極殿入鹿臣入侍于  
座中大兄皇子共子麻呂等出其不意以  
劔傷割入鹿頭肩入鹿驚起子麻呂運手  
揮劔傷其一脚入鹿轉就御座叩頭曰當  
居嗣位天之子也臣不知罪乞垂審察天  
皇大驚詔中大兄皇子曰不知所作有何  
事耶中大兄皇子伏地奏曰鞍作入鹿又  
名鞍作

盡滅天宗將傾日位豈以天孫代鞍作耶  
天皇起入殿中漢直等捻聚眷屬懷甲持  
兵助大臣蝦夷入鹿  
之父設軍陳中大兄皇子  
使將軍巨勢德陀臣以天地開闢君臣始  
有說賊黨今知所起蝦夷臨誅悉燒天皇  
記國記珍寶船史惠尺即疾取所燒國記  
奉中大兄皇子也錄足懷至忠之誠據寧  
臣之勢處官司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

立矣錄足病天余聞別天皇幸其家親問  
所患而憂將極甚乃詔曰天道輔仁何乃  
虛說積善餘慶猶是無微若有所須便可  
以聞對曰臣既不敏當復何言但其葬事  
宜用輕易生則無勞於軍國死則何敢重  
難時賢聞而歎曰此之一言竊比於往哲  
之善言矣大樹將軍之辭賞詎可同年而  
語哉

日本  
書紀

○豐祖父天皇曰汝藤原朝臣仕奉狀者  
今乃未爾不在掛母畏支天皇御世御世  
仕奉而今母又朕卿止為而以明淨心而  
朕手助奉仕又難波大宮御宇掛母畏支  
天皇今乃汝父藤原大臣乃仕奉賈流狀  
乎婆建內宿禰今乃仕奉賈流事止同事  
叙止勅而治賜慈賜賈利

續日本  
紀下口

○右大臣藤原朝臣豐成等曰臣等曾祖

大織冠內大臣踏義懷忠許身奉國皇朝  
籍其不世之勲錫以無窮之賞胤子正一  
位太政大臣確陳丹誠抗表固辭天朝即  
割賜二千戶傳及子孫

○男大迹天皇詔曰筑紫磐井反掩有西  
戎之地今誰可將者大伴大連等僉曰正  
宣仁勇通於兵事今無出於鹿蘇鹿大右天  
皇曰可詔曰咨大連惟茲磐井弗率汝但

征物部鹿蘇鹿火大連再拜言嗟夫磐井西  
戎之好獵負川阻而不庭憑山峻而稱亂  
敗德反道侮嫚自賢在昔道臣爰及室屋  
助帝而罽撻民塗炭彼此一時唯天所贊  
臣恆所重能不恭伐詔曰良將之軍也施  
恩推惠怨已治人攻如何決戰如風發重  
詔曰大將民之司余社稷存亡於是乎在  
勛哉恭行天罰天皇親操斧鉞授大連曰

長門以東朕制之筑紫以西汝制之專行

賞罰勿煩頻奏

日本書紀  
下並門

○大伴大連金村居住吉宅稱疾不朝天  
皇遣青海夫人勾子慰問慙大連怖謝  
曰臣所疾者非餘事也今諸臣等謂臣滅  
任那故恐怖不朝耳乃以鞍馬贈使厚相  
資敬青海夫人依實顯奏詔曰久錫忠誠  
莫恤衆口遂不為罪優寵彌深

○蘇我臣日向齋倉山田大臣於皇太子

中大兄曰僕之異母兄麻呂

即倉山  
田大臣伺皇

太子遊於海濱而將害之將反其不久皇

太子信之天萬豐日天皇乃將興軍圍大

臣宅大臣陳說於長子興志等曰夫為人

臣者安構逆於君何失孝於父今我見譖

身刺

日向字  
身刺

而恐橫誅聊望黃泉尚懷忠

退自經而死妻子殉死者八人遣使者收

大臣資財資財之中於好書上題皇太子  
書於重寶上題皇太子物使者還申所收  
之狀皇太子始知大臣心猶貞淨追生悔  
耻哀歎難休

○陽成天皇愛好在馬於禁中閑處祕而  
令飼以右馬少允小野清如善養御馬權  
少屬紀正直好道術時時被喚侍禁中蔭  
子藤原公門侍奉階下常被驅策清如等

所行甚多不法太政大臣基經聞之遽參  
內裏驅逐宮中庸猥羣小清如等尤為其

先焉

三代實錄下口

○小松天皇曰太政大臣藤原朝臣先御  
世御世與利天下濟助今朝政乎總攝奉  
仕禮利為國家建大義為社稷立忠謀天  
不意外爾萬機之政乎朕身爾授任天存  
閑退之心執高讓之節云云自今日官廳

爾坐天統天萬政領行比入輔朕躬出總  
百官信之應奏之事應下之事必先諮稟  
政朕將垂拱而仰成止宣

○民部卿兼造宮大夫和氣朝臣清麻呂  
與姊廣出仕高野天皇並蒙愛信此時僧  
道鏡得幸於天皇出入警蹕號法王神護  
景雲三年七月太宰主神習宜阿蘇麻呂  
媚事道鏡矯八幡神託令道鏡即帝位天

下太平道鏡聞之喜天皇名清麻呂於  
牀下曰昨夜夢有人來稱八幡神使云為

奏事情下厄法均廣出為厄  
名法均朕答曰法均

軟弱難堪遠路其代遺清麻呂汝宜早參  
聽神之教臨發道鏡語清麻呂曰大神所

以請使者蓋為告我即位之事先是路真  
人豐永為道鏡之所語清麻呂云道鏡若  
登天位吾以何面目可為其臣吾與二三

子共為今日之伯夷耳清麻呂深然其言  
往詣神宮大神託宣云云清麻呂行曰今  
大神所教是國家之大事也託宣難信願  
現神異神即忽然現形其長三丈許也如  
滿月清麻呂情魂失度不能仰見於是神  
託宣曰我國家開闢以來君臣定矣以臣  
鳥君未之有也天之日嗣必立皇緒無道  
之人宜早掃除日本後紀曰我國君臣  
今定而道鏡悖逆無道輒

望神當是以神靈震怒不敵其行汝歸如  
吾言奏之天之日嗣必續皇緒汝勿懼道  
鏡之清麻呂來歸奏如神教於是道鏡大  
怒解清麻呂本官天皇不忍誅出為田幡  
負外介改姓名為別部穢麻呂流大隅國  
尼法均還俗為別部狹虫流備後國道鏡  
又追將殺清麻呂於道雷雨暝未即行刑  
俄而勅使來僅得免于時參議藤原朝臣  
百川慙其忠烈割備後國封鄉十戶送宛

於配處寶龜元年高給天皇登祚有勅入  
京賜和氣朝臣復本位姊廣虫又掌吐納  
叙從四位下續日本紀又  
見日本後紀

○左大臣藤原朝臣永宇累世相門高野  
天皇不愈時道鏡因藉恩私勢振内外自  
淡路帝點宗室有重望者多羅非事日嗣  
之位遂且絕土道鏡日以寵愛隆渥日夜  
僥倖非望泊于宮中晏駕定策遂安社稷

者大臣之力居多焉續日本紀  
下並口

○右大臣兼中衛大將勲二等吉備朝臣  
真備上啓乞骸骨曰側聞力不任而強者  
則廢心不逮而極者必憚真備自觀信足  
為驗去天平寶字八年真備生年數滿七  
十其年正月進致事表於太宰府訖未養  
之間即有官符補造東大寺長官因此入  
京以病歸家息仕進之心急有兵動急召



入内参謀軍務事畢校功因此微勞累登  
貴職不聽辭讓已過數年即今老病纏身  
療治難損天官劇務不可暫空何可抱疾  
殘體久辱端揆兼帶數職關佐萬機自願  
微躬覩顏已甚慚天愧地無處容身伏乞  
教事以避賢路上希聖朝養老之德下遂  
庸愚知足之心特望殊恩行於矜濟不任  
懇懇之至謹詣春宮路左奉啓陳乞以聞

高紹天皇即位而詔報曰昨省來表即知

告歸聖忌未周

高野天  
皇崩後

懸車何早慙驚交

緒乎無答言通夜思勞坐而達旦不依所  
請似逆謙光欲遂來情彌思賢佐宜解中  
衛猶帶大臣坐塾之間勿空朝右時涼想  
適也指不多及

○高野天皇曰左衛士督坂上忌寸大養  
右兵衛率鴨朝臣燕麻呂久侍禁掖深承

恩渥悲情難抑伏乞奉陵天皇豐櫻房朕嘉乃

誠仍許所請先代寵臣未見如此也宜表

褒賞以勸事君犬養叙正四位上蟲麻呂

從四位下

○左中將藤原朝臣嗣宗少遊學館從此

立身嗣宗不避寒暑夙夜在公深尊天皇

照其忠勤時至優寵天皇將御豐樂院於

營震殿南階欲駕御輿嗣宗以少幼言程

候鈴奏趨立大庭天皇更駐御輿令書嗣

宗正五位下位記供奉諸司不知誰身相

共恠之至于踏印嗣宗預之乃知自今不

勝感悅不覺淚下又拜越前守秩滿歸來

與伉儷相談云我之仕進窮盡於此今則

捷遲田舍耳于時傍人應言噫焉嗣宗大

驚自恃其成叙從四位上拜左中將此兩

般榮進銘服不忘豈非至忠攸感天墮高

懸字每稱此語以為口實

續日本後紀

○從四位上和氣朝臣仲世奉公忠謹每

至寢臥首向宮闕

文德天皇實錄

○肥後守紀朝臣夏井田邑天皇詔微見

之夏井衣履踈弊左右見者咸笑之上曰

是疲駿也非汝所知遂有殊寵上以其志

正清貧無宅賜宅一區夏井素志忠直時

有規諫上以此愈重之天性聰敏臨事不

